

VAN GOGH'S DRAWINGS

外
国
名
家

凡 · 高 素描

作品选粹
● 凡 · 高素描

人民美术出版社

外 国 名 家 作 品 选 粹

凡 · 高素描

Vincent

人 民 美 術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凡·高素描 / 人民美术出版社编. —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5.12

(外国名家作品选粹)

ISBN 7-102-03530-6

I. 凡… II. 人… III. 素描—作品集—荷兰—近代 IV. J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5016 号

凡·高素描 ● 外国名家作品选粹

出版发行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http://www.renmei.com.cn>

制版印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8 8.5 印张

印 数 0001—3000 册

ISBN 7-102-03530-6

定 价 48.00 元

一生的渴望

李晓霞

他生下来，他画画，他死了。

——海德格尔：《论凡·高》

文森特·凡·高具有不平凡的一生。在短暂的37年人生中，他把三分之一的时间完全奉献给了艺术，直到生命的末了。他好像就是为了艺术而生，匆匆来到这个世界，匆匆地离开。他在世时不被人理解，爱情的挫折、生活的残酷使他失望，在宗教那里也寻找不到最终的解脱，他怀着一颗伤痛的心开始了孤独而又执着的艺术探索：寻找那份来自内心的渴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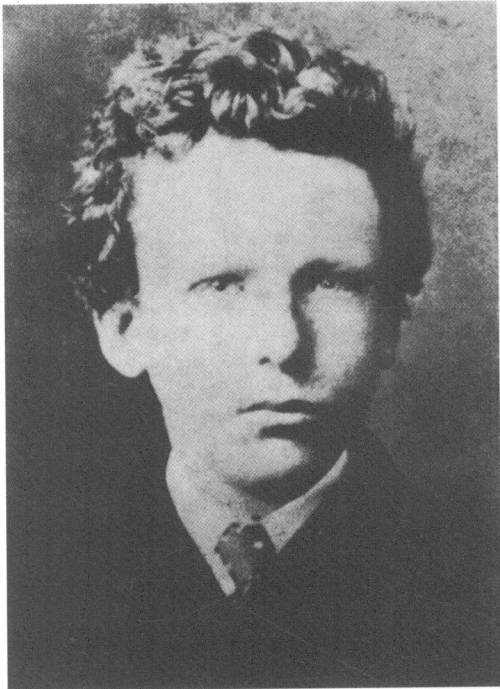
凡·高在短短的十年里，成就了伟大的艺术。他的色彩具有表现的特征，脱离了对自然的描摹，完全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它们绚丽、辉煌、饱满，充满了激情，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这样表达色彩。他的离经叛道使他在有生之年备受非议、嘲讽，一直没有得到承认，而离世后不久又声名大噪，时至今日，凡·高在世界艺术史上拥有了不朽的地位。他和塞尚、高更一起，使绘画方法重新成为研究的问题，成就了后印象派的辉煌——塞尚致力于空间观念，高更致力于构图新观念，凡·高则致力于解放色彩，使其达到强度和表现力的顶点；而且他们摸索出来的那些方法还直接导致了现代艺术三次运动的萌芽：塞尚的办法导向了法国的立体主义，高更导向各种形式的原始主义，而凡·高则导向了表现主义的诞生。

1853年，凡·高出生在荷兰南部北布拉班特省津德尔特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排行老大，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凡·高生下来就有一头与众不同的红头发。在他坎坷的一生中，童年生活却是幸福而平静的。他的父亲为人宽厚朴实，毕生是一位虔诚的牧师，也是全家的中心；凡·高的母亲热情而真诚，具有女性几乎一切的优良品质，而且，她还是位艺术爱好者，她热爱大自然，常鼓励年幼的凡·高拿起画笔描摹自然，可以说，凡·高的母亲

不仅是他为人而且是他绘画的启蒙老师。然而，凡·高与艺术的真正接触开始于他少年时在画廊的工作。凡·高有三位伯父都是画商，1869年，当凡·高结束少年求学生涯时，父亲把他送往文森特伯父在海牙的画廊工作，在那里，凡·高得以有机会四处观摩大师的绘画作品，从而对绘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由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伦勃朗凝重巧妙的光影、鲁本斯饱满丰腴的肌肤、荷尔拜因细腻严谨的肖像以及米勒质朴深情的乡村题材深深吸引了他。凡·高尤其对伦勃朗和米勒感兴趣，他们不仅在绘画技巧上震惊了凡·高，他们的人格魅力也让凡·高钦佩不已。在对艺术强烈热情的驱使下，凡·高自己也开始拿起了画笔。

凡·高的勤奋工作使得他有机会被调往公司在伦敦的分部，1873年，凡·高开始了伦敦的新生活，在工作之余，他开始更多地接触过去所不了解的英国艺术，同时认识了更多艺术家，并对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表示尊重与喜爱，其中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画家，后来有艺术批评家对凡·高的艺术品位提出了置疑，对此，凡·高在给弟弟提奥的一封信中进行了答复：“我认为，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所谓平庸意味着什么？我将尽自己所能，但就平庸一词的一般意义而言，我并不打算蔑视平庸。如果蔑视平庸，一个人当然就不可能出类拔萃。在我看来，至少在一开始，我们必须对平庸表现某种尊重，并认识到平庸已经意味着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只有通过巨大的努力才能达到……”这些话表明凡·高有着怎样独特的艺术观点和学习方式，他那博采众长的爱是他沸腾的生命里一个感人的音符，也是使他的艺术风格迅速走向成熟和独立的某种潜在因素。

凡·高的博爱最初来自他对上帝的爱，他曾是一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到伦敦后，他遇上初恋情人，房东的女儿尤金妮亚，这段恋情以失败而告终，女孩根本没有看上相貌平平的凡·高，所有浪漫幸福的一切都是他在幻想。这第一次感情的失败



1866年的凡·高，时年13岁。



1871年在古皮公司海牙分公司工作的凡·高



凡·高孀居的表姐克依与她的儿子约翰尼

给感情丰富的凡·高巨大打击，他整日郁郁寡欢，以至影响了公司的业绩。出于照顾，文森特伯父将他调到公司在巴黎的总部，而凡·高因为感情的打击一直不能自拔，转而从宗教寻求解脱，在这一阶段，凡·高是宗教最忠诚的卫士，他整日的思想、话语都与宗教有关，工作与艺术全都被他抛在脑后，直至最后，他被公司开除！

失掉工作就意味着失掉物质的保障，凡·高又一次陷入了困境。无奈之下，他又开始四处奔波忙于新的工作了。期间，他当过私立学校的语言教师、预备神职人员、书店店员以及博里纳日的见习传教士。欧洲最艰苦悲惨的角落博里纳日矿区的生活深深震惊了凡·高，矿工们生活、工作在恶劣的条件下，时时有生命危险，善良而热情的凡·高在传教之余四处奔走看望穷困病痛的人们，把自己仅有的全部给了他们，然而，他所做的一切居然是违背教会规定的：他的穷困潦倒不符合一个体面的传教士的身份。凡·高再一次被开除了。愤怒的凡·高决定不再依靠组织，以志愿者的身份继续留在博里纳日传教，同时他内心深处那份久藏的艺术情感复苏了，对农民、矿工的生活，他感到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他去记录下生活的见证；对于艺术，他有了更坚强的信念：“我对自己说，无论如何我要重新振作起来，我要重新拿起在巨大的挫折面前放下的铅笔，我要继续画画。从这时起，每样事情都在我面前发生了变化；现在我已重新开始，手中的铅笔也一天比一天更听话了……”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凡·高是一位色彩大师，他早期的艺术成就很多来自于大量的素描。今天，我们有理由像欣赏他的油画那样地去欣赏他的素描。他留下的大量素描作品质朴自然，言简意赅，线条流利结实，他以独特的观察方法，将所见的动人材料以多变的手法移写纸上，即使在他大量的临摹作品中也是如此。在博里纳日期间，凡·高不仅画了许多以劳动人民为题材的素描及速写，还临摹了许多大师的作品，其中对于米勒的素描表示了极大的热情，有一幅临米勒的《播种者》，法国评论家奥克特夫·米尔博的评价非常到位：“在《播种者》一画中，运动感得到强调，视野得到扩展，线条被增强到象征的意义。米勒依然活在摹品中，但凡·高灌注了一些他自己的东西，通过这些东西，

这幅画便有了一种崭新的光辉。”凡·高以极大的热忱进行着他的素描练习，并开始系统学习起透视法及解剖学知识，在他的素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凡·高的心中有着一个非常执着的传统绘画观念，他认为只有素描画得扎实了，“其他一切事迟早总会顺心”。

这真是一个千真万确的观点，凡·高正是沿着它一路走来。凡·高的素描练习持续了一生，最后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艺术史上被喻为“19世纪少数几个素描大师之一”。1881年，凡·高开始学习色彩画。

在艺术情感的趋使下，凡·高最后离开了矿区，他感到仿佛有一种强烈的使命召唤他去做另外一件事，从此，他离开了宗教，抛弃了事业，开始了新的征程。1880年下半年，凡·高在布鲁塞尔美术学院经过短暂的进修，当时与海牙画派、巴比松画派、印象画派对立的学院派画家热约姆严谨的轮廓线的用法吸引了他，凡·高无视这种门派之间的复杂纷争，将热约姆的轮廓经过改造运用到自己的画面上，从此，凡·高的画始终突出对线条的使用与轮廓的强调，与他耀眼的色彩一起，构成了典型的凡·高式绘画语言。

在一次回家探亲的日子里，凡·高又遭遇了爱情。他爱上了带着孩子的寡妇表姐克依，这一次是比前一次更为热切的爱，凡·高已经28岁了，在经历了不同寻常的磨难和对宗教的失望之后，他非常渴望拥有一个温暖的属于自己的家庭，然而，这一次他得到的回答更为冷酷无情：“不，永远永远不！”在凡·高苦苦的追求下，最后克依甚至不想再见到他。燃烧的爱之火彻底熄灭了：“我感到我的爱情已经在我心里死去。一种空虚，一种无边无际的空虚代替了原来的爱情。”

1882年，怀着对生活与宗教的再次失望，凡·高与父亲发生了争执，他又一次离开了家乡，到海牙开始了他自由飘荡的艺术家的生活。在海牙的日子里，凡·高认识了一个怀孕的妓女西恩，她“年纪不轻，也不漂亮；个子颇高，身段扎实”，有一个孩子，还有性病，凡·高对此仿佛一点儿也不在乎，反而对这个女人的遭遇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他收留了她，与她同居生活达一年多。在这段日子里，凡·高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生活依然清

贫,甚至因为多了两口子而经常陷入上顿不接下顿的困窘,然而,这是一个温暖的“家”,这一时期的平静生活也带给凡·高艺术创作上第一个高峰期。以前凡·高常为没钱雇佣模特而发愁,现在,西恩便是天然的模特。凡·高以西恩为原型创作了大量的素描与速写,其中著名的素描和石版画《悲哀》被凡·高认为是他过去的艺术生涯中不曾有过的最好的人物画。画的底部引用了法国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米歇勒的作品《妇女》中的一句话:“世间如何会有如此孤寂和被弃的女人?”画中的西恩绝望而悲伤地蹲坐着,头深深埋在相交的两臂间,乳房萎垂,肌肉松弛,粗砺而简练的线条仿佛某种语言述说着岁月流逝的痕迹。凡·高的现实主义素描在当时被认为是粗俗且丑陋的,它们往往卖不出去,极少量以相当低的价格售出,连基本的生活费都难以保证。对于这种无望的素描练习,凡·高有自己深刻的、预见性的认识:“有朝一日,当人们说我能画素描,但不会画油画,我或许立刻就画出一幅油画来。关于油画,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可取的,即注重素描而把色彩放在第二位;一种是不可取的,即注重色彩而轻视素描。因为画好素描进而画油画,要比没有素描基础而画油画来得容易,画油画必须学习素描。你知道,素描中包含着许多东西,许多人往往把它忽略过去。一幅室内景中包含着正确的透视,一幅风景画中包含着巧妙的表现方法。我以为,不研究裸体模特而画创作,是没有把握的。这一切都说明,素描是根本性的,一旦较好地掌握素描,就会感到有了办法。我自己走的就是这条道路,我要沿着这条道路稳步前进。”如他所言,凡·高在油画色彩方面取得的被后世奉为至宝的伟大成就正是沿着坚实的素描所铺垫的道路一路走来。他毕生从未放弃过对素描的练习。

在凡·高的艺术朝他自己所构想的方向前行之时,他的家庭生活出现了裂痕,在各种原因的迫使下,西恩和他以分手告终,这段恋情注定是一段“无果之爱”,凡·高自己心里也十分清楚,但他胸中那博大深沉的爱使他对西恩这样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女人产生了复杂的情感,与其说是爱,更多的是怜悯与同情。然而,凡·高自己救不了她们,他连自己的生存都不能保证,与西恩的分手是无奈的决定。人人都离他远去,凡·高的生活中只剩下艺

术可以永远地、无条件地和他在一起,这一次,他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了艺术。

凡·高来到了荷兰的荒原德伦特,这时是1883年10月,深秋季节。凡·高心中再也没有什么牵挂,投身到广袤、蛮荒而美丽的旷野,潜心作画。在孤独的探索中,凡·高开始寻找更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新的景色给凡·高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刺激,他发现自然美景的纯粹与响亮更适合用色彩来表达,这一时期他创作了数量较多的水彩画和油画,结合古典的线条与丰富的光色,采用厚涂法,突出了画面质感;用色上也更为大胆,使画面具有了更多感染力。这一段在德伦特的生活,使凡·高对描绘自然常常充满不可抑制的激情,可以说为他后来伟大的色彩成就埋下了伏笔。

冬日的到来给凡·高的创作带来了麻烦,而且,日复一日孤身在荒原作画,他感觉到强烈的孤独。他的直觉告诉自己“不能够在这里呆下去了”。三个月的荒野生活之后,凡·高又回到了家乡。为了不打扰父母的生活和更加潜心作画,凡·高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租了一个简单的房子。这一段安静的时期,凡·高不仅在创作数量与质量上精进,还展开了对绘画理论的思考与研究。这时他对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推崇备至,德拉克洛瓦运用著名化学家和心理学家谢尔勒夫的不同色彩之间相互联系与影响的理论所实践的画作生动而夺目,他的《德拉克洛瓦日记》让凡·高热血沸腾。相比之下,凡·高发现自己阴郁沉闷的调子是多么令人难过。在对待造型的问题上,凡·高坚持自己独到的理解。《吃土豆的人》是这一时期的油画代表作,凡·高本人对这幅画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画面明显具有德拉克洛瓦光与环境相互影响的色彩特征,提亮的画面表达了一种对疲劳过度的农民的真挚同情。而夸张的人物造型在当时曾招来了非议,被认为“结构出了问题”,对此,凡·高礼貌地回敬道:“我极其盼望的,是学会那些很不准确,那些超越常规、重新创造、变形,这样画出来的事物,可能会比字面上的更加真实。”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凡·高的结论是在仔细研究了米开朗基罗、米勒、莱尔米特等人以感受去观察与表现事物而不是以极度精准为标准后得出的。

凡·高的一生注定漂泊不定,他永远也不可能



坐在地板上拿着雪茄的西恩
铅笔 黑色粉笔 墨 油画笔
45.5cm × 47cm
1882年4月



西恩的女儿
黑色粉笔 铅笔
43.5cm × 25cm
1883年1月



弟弟提奥
摄于1889年左右

在一个地方长久地待下去。新的成果使凡·高更热切地向往与人分享、向往更加广阔与自由的艺术天空、向往更多更有利的条件来获得新的进步，他想到了离开。《吃土豆的人》的未婚女模特的怀孕也使凡·高感到很棘手，这尽管和他没有关系，但他受到了必然的怀疑（他确实是在创作中与他们长时间待在一起），这件事后没人愿意给他做模特了。冬日再次来临，凡·高感到又是离开的时候了。

1885年11月，凡·高来到比利时的商业与文化中心安特卫普。到这里的目的是寻访大师的足迹并结交艺术界朋友，他所景仰的鲁本斯、哈尔斯等艺术名家便出生在这里。他不停辗转于各种美术馆与画廊间，在与大师的交流中获得了重要启示：“这便是把素描与色彩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同时，他还从四处可见的日本版画“浮世绘”的印刷品与摹本中发现了不曾体会过的美感：流畅简约的线描与轻松明快的色彩带给他清新的感受，他实在是非常喜欢这种具有东方韵味的艺术形式。在这样的影响下，凡·高调整了他的调色板，从阴暗色调中走出来，线条也更肯定、有力、风格化了。

在渴望艺术交流与系统学习的驱使下，凡·高来到安特卫普美术学院，希望从中有所收获。然而，他彻底失望了，美术学院里充满教条与束手束脚的教育让凡·高感到无所适从，他自己的那一套则更让那些整日圈守在学院高墙内的美术同仁们炸开了锅。他不仅“外貌粗鲁、神经质和不知疲倦”，而且反对常规的艺术学习方法，甚至将美丽而崇高的米洛斯的维纳斯画成了一个壮硕的弗兰德斯妇女！他的行径彻底惹火了学院派的大师们，他们无法理解他那超越常规的学习绘画的程序，凡·高只好选择了离开。

离开安特卫普美术学院，凡·高到巴黎投奔弟弟来了。凡·高一生与弟弟提奥交往甚密，他们一直都有书信来往，他写给提奥的信可说是一个艺术家写出来的最动人的故事。后人对凡·高的研究绝大部分都是根据他给提奥的信，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家信，而是一段超越时空的艺术思想的遨游。当时，提奥任巴黎古皮画廊的经纪人，他非常支持凡·高从事绘画，除了在精神上是凡·高倾诉和求助的对象外，在经济上也给予凡·高长期资助。甚至到后来凡·高去世，提奥在四个月后又因

精神极度抑郁而死亡。后来的评论都这样写道：“提奥是为凡·高而生的……”

1886年，凡·高来到巴黎，这是他艺术生涯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几乎可以说，从这一年开始，凡·高开始了他那伟大辉煌而又富有传奇的色彩之旅。

巴黎是艺术家的天空。在印象派的积极支持者提奥的介绍下，凡·高结识了一批印象派画家，其中有当时大师级的人物莫奈、毕沙罗、雷诺阿和西斯莱；以及修拉、西涅克、贝尔纳、劳特累克、塞尚、高更等新秀。这位荷兰人的出现给他们中的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贝尔纳对凡·高的记忆是：“一头红发，锐利的目光，一张健谈的利嘴；结实而不臃肿，手势活泼，步态匆促……随时随地准备交战。”而老毕沙罗则感觉他“或者变成疯子，或者把印象派的画家远远抛在后面”。毕沙罗没有想到的是，他所预见的两点竟然都实现了。这样一位性格古怪的传统观念的抨击者在与印象派交往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目前缺少而必需的正是他们拥有的某种东西。在巴黎的日子里，印象派以颜色表达光与气氛以及分割画法对凡·高有重要启示，他开始不停地作画，终于，他的画面前所未有地明亮了起来，而且，他把修拉机械排列的小色点变成了更为感性和有力的色条。随之而来的变化是——正如同他的好友贝尔纳所说的：“他试验点彩派的互补色，后又厌弃。最后，研究了蒙蒂塞利、马奈、高更等人之后，他自己的丰富开始形成。他断然地不再屈从于他人的影响。他的作品比之任何人更具有个性。”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版画“浮世绘”再次感染了正在形成风格的凡·高，以至于1887年3月，凡·高在当时艺术家经常聚集的唐布兰咖啡馆举办了一次声势不小的日本版画展，请到了所有他认识的画家。疯狂迷恋之下，凡·高的调色板进一步明亮绚丽起来。遗憾的是，当时许多艺术家非常骄傲，对凡·高并不十分友好，他们骨子里对这位来自荷兰的农村青年的表达方式是排斥和怀疑的，甚至连同样特立独行的塞尚都以“疯子的画”来嘲笑凡·高。这一时期真正理解凡·高的，一个是画家与理论家贝尔纳，一个是蒙马特尔小画店的经营者唐吉老爹。贝尔纳因欣赏凡·高的才华后来成为他毕生

的挚友，唐吉老爹十分钦佩凡·高的画，常用颜料和画布换回一些无人问津的油画，致使他的妻子非常恼怒，因此引发了许多家庭矛盾。然而，他们的眼光是超前而深邃的。从艺术史发展的角度看，凡·高的画具有非常个性化的、表现的特征，也具有超越时代的、革命的意识，这是他宝贵的艺术价值关键所在。他所处的时代与环境特征决定了他注定不被理解与接受。他自己则认为：“巴黎人对于粗犷的作品缺乏鉴赏力。”凡·高感到了极大的孤独与苦闷，他从巴黎的画家们那里再也得不到更多的东西了，他不肯去拉帮结派，也无法使自己最终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十分向往另外一种工作状态，那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画画、生活、用强烈的色彩表达内心的情感。

在图卢兹·劳特累克的建议下，凡·高在1888年2月来到法国南方小城阿尔。这里是他真正向往的地方：阳光遍布，花朵盛开，金黄的麦浪、美丽的姑娘，朱阿夫团^①的驻军，喝苦艾酒的人……都是理想中的题材！在这里的十五个月，成为凡·高创作的辉煌时期。

大自然的纯美给予凡·高无限的创作灵感。一个人的生活更带给他安宁的作画状态，凡·高以旺盛的精力，整日辛勤而紧张地工作着，甚至达到了一种无我的至高状态。“感情有时异常强烈，让人完全忘了自己是在工作……笔触接连不断涌来，与平时说话与写信的语言没有什么两样。”这一时期，凡·高常用芦苇笔画素描，奔放而熟练。他也创作了多幅沉着的，可以说是以强劲笔调写就的宁静油画。在强烈的阳光下，他终于找到了明确的轮廓、不带阴影的光线、毫不犹豫的纯色：朱红、普兰、翠绿，以及作为太阳光环的神圣黄色。不再追求色调的微妙变化和细碎的结构，表现手法更加肯定、准确、清晰，印象派早已被抛在脑后。在十五个月里，他画了两百多幅油画作品，一千多幅素描。有时甚至反复画某些感兴趣的题材，如“向日葵”、“阿尔的吊桥”、“邮差鲁兰，其夫人及子女”、“夜间的咖啡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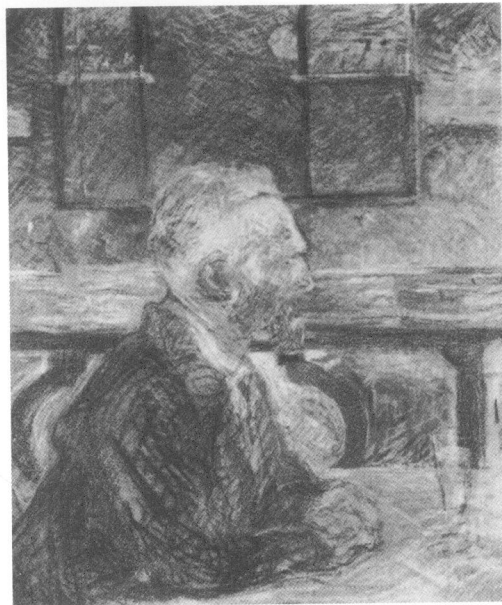
在热情甚至疯狂的作画期间，凡·高还在热切

地期盼好友高更的到来。高更是凡·高所欣赏的一类人，他的风格自成一派，具有野蛮而原始的特征。凡·高向往与高更这样的艺术家在一起工作，以组成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团体。在等待高更的日子里，凡·高对向日葵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浓郁的黄色非常热情，仿佛代表了凡·高的心。凡·高希望以向日葵的画来装饰高更的房间。当高更终于到达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我黄颜色的房间里，带紫色圆环的向日葵突出在一片黄颜色的背景之前；花梗浸在一只黄颜色的壶中，壶放在一张黄颜色的桌上。画面的一角有画家的签名：樊尚（Vincent）。黄颜色的阳光透过我房间的黄颜色窗帘，一派生机沐浴在一片金色之中。早晨，我醒来，想象这一切必定是芳香扑鼻。”这个与凡·高一起生活过的房间后来被称为“黄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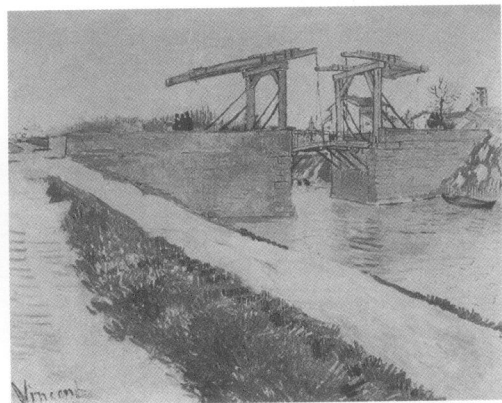
黄色与向日葵题材后来成为凡·高绘画的代表性特征。凡·高热情地赞赏：“黄色何其美”，这是太阳的颜色，也是生命的颜色，维系着他生活的力量与希望。高更曾这样评价：“说真的，他真喜欢黄颜色，好心的樊尚，这位荷兰画家，阳光的闪耀使他的灵魂重新振作起来。”

在阿尔的日子里，凡·高确是凭着激情来作画。他曾热情地颂赞：“啊，这些种着可爱的、大朵的红色的普罗旺斯玫瑰、以及葡萄与无花果树的园子多么美！这简直是一首诗，永远灿烂的阳光也是诗；太阳虽然厉害，树叶仍然很绿。”与此相比，物质上的贫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一碗肉汤是梦想，甚至连煮土豆也是奢侈品！凡·高一次次把画寄给提奥，结果是一张也没能卖出。然而，他坚持认为，他与高更此时正处于各自绘画才能的最高点，一种崭新的、前所未有的艺术形式正在由他而生。生存条件的艰难被热切的愿望与坚定的信仰击碎了，不停地绘画使凡·高忘了饥饿。在现实中，如凡·高自己所说：“绘画使我的身体受到严重损害，使我的精神遭到严重分裂”，然而，“我已走得太远，回不来了”。

如果说，凡·高一直凭借着某种精神的力量在工作，朋友的离开则使他彻底崩溃了。高更与凡·高实际是有许多相似之处而性格完全对立的两个人。高更如同骄傲的海盗，凡·高如同固执的农民。“我们一起在阿尔时，两人都是疯疯颠颠的，为解



凡·高像
纸板 色粉笔
54cm × 45cm
劳特累克
1887年



阿尔的吊桥
布上油彩
59.5cm × 74cm
1888年3月

①法国轻步兵，原由阿尔及利亚人组成，1841年起全部由法国人组成。

开色彩之谜而苦斗。”然而，不同的艺术理念与对立的人格常使他们陷入暴风骤雨般的争论中。1888年圣诞节的晚上，在一场毫无意义的争吵之中，凡·高把玻璃杯摔到了高更的脸上，高更遂提出回到巴黎，这给凡·高巨大的刺激。翌日，高更在路上行走时，听到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他转过身来，看到凡·高拿着刀跟在后边，在高更严厉的目光下，凡·高停住了脚，然后逃到自己的卧室里，一刀割下了右边的耳朵，把它包在手帕里，去送给妓院中的一个女人。在住院两周之后，到家里，画出了名作《耳朵上扎绷带的自画像》。悲剧从此发生了，高更则永远地离开了他。

凡·高被诊断为某种特殊的癫痫，它将会不定期地发作。医生建议把他送进当地的精神病院。此后，凡·高在阿尔附近的精神病院出入达一年之久。孤独与苦闷如同幽灵一般缠上了他。凡·高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体状态，他害怕进入那种混沌疯癫的状态，而病情似乎朝着严重的态势发展。中间有过三次长时间的发病，而且每次发病都带来痛苦的身体衰竭。在发病时，他因怀疑别人放毒而拒绝进食，还经常偷吃颜料。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影响他更清醒、正确地谈论着自己的艺术和更为狂热地进行艺术创作。他发现了一些全新而独特的主题：丝柏、橄榄树、鸢尾花、星空、山丘……以一种强烈的节奏感表达出来。一有机会，凡·高就会拿起画笔。绘画的味道却变了，失去了以往的宁静与热情，具有更多神经质与紧张。风景在发狂，山在骚

动，太阳在旋转，柏树和橄榄树被高温扭成了弯曲的形状，如同火焰在燃烧。颜色不如往日明亮，黄色变得糊焦，蓝色变得暗淡，朱红转向了赭石。

无论如何，他的风格已经熟透了。此时的绘画，已完全地趋于表现主义。那些像海浪及火焰一样翻腾起伏的图像，充满忧郁的精神和悲剧性幻觉。油画《星夜》是该时期的代表作，展现了一个扭曲变形与充满强烈震撼力的星空景象。黄白色条组成的星云以一种幻象的方式旋转在暗蓝色的星空，那一轮令人难以置信的橙黄色的明月，大约是画家在幻觉和晕眩中所见。巨大的、形如火焰的柏树也许象征着人类的挣扎与奋斗的精神。整幅画暗示了某种神秘的力量正在骚动。正如福斯卡所说：“他不满足于表达他所看到的，当他的精神病逐渐占有他的心，他想把我们带到他痛苦的心灵之中。”

凡·高在巴黎的最后时光在巴黎近郊瓦兹河畔的欧韦度过。1890年5月至7月，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三个月。在加歇医生（后成为凡·高的好友）的照料下，凡·高度过了一段自由而平静的生活。他可以自由地画画，热爱艺术的加歇还能够和他倾心交谈。这一时期，他的画风更趋成熟和冷静。躁动的情绪开始稳定下来。然而，因为越清醒，他越害怕疾病再次发作，一种无法言状的悲伤浸入他的心。和卢梭、波德莱尔一样，他强烈地感到自己的生存是个失败，并且为此而深深痛苦。他怀着满腔的热血，却从来不被人理解，对于他所热爱的生活，他感到了绝望和无助：“我感到生命受到了威胁，我的脚步在摇晃。”其绝笔之作《群鸦乱飞的麦田》展现于窄长的画幅，鲜明的三原色掩盖不了阴沉压抑的气氛，分散的黑色乌鸦遍布画面，传达了一种死亡的气息。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又一次发病期间，凡·高走向这片成熟的麦田，面向太阳，拔出手枪，向胸膛开了一枪。第三天凌晨，在提奥怀里，凡·高永远离开了人间。他说了最后一句话：“痛苦即人生。”

凡·高曾说过：“生活对我来说就是一次艰难的航行，但是我又怎么会知道潮水会不会上涨，及至淹没嘴唇，甚至会涨得更高呢？但我将奋斗，我将生活得有价值，我将努力战胜，并赢得生活。”这是凡·高一生的渴望，一生的奋斗。

拉沃的咖啡馆，凡·高度过最后岁月的地方。最左边的人是咖啡馆主人阿蒂尔·古斯塔夫·拉沃。



图 版

Vincent

●凡·高素描

我想以油画或素描的形式
留下纪念品——并不是要迎合
某种艺术趣味，
而是要表现真正的人的情感。





背东西的人
43cm × 60cm
1881年初



正在加柴火的老人

56cm × 45cm

1881年11月



乡村小路
25cm × 34cm
1882年3—4月





沼泽地
47cm × 59cm
1881年6月



悲哀
44cm × 27cm
1882年4月